

2-2014

## 甚麼是香港自主性的體現？

Sze Chung CHOW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thinkinghk>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周思中 (2014)。甚麼是香港自主性的體現？。《思想香港》，第三期。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思想香港 = Thinking Hong Kong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甚麼是香港自主性的體現？》

回應人：周思中

我想回應及補充一下剛才梁啟智和林藹雲所提出的「巴西波」的現象。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正如剛才所說的那些主權回歸，或恢復行使主權等等字眼，如果我們覺得這些標籤或命名，似乎都未能真正指出九七年七月一日的意味，那問題究竟是甚麼？我在這意義下想到「自主性」，九七年七月一日與自主性的關係應該是甚麼？或自主性的脈絡及指向是甚麼？兩套庸俗的說法，一套是懷舊，因此我們要對抗中國大陸，擁抱英國殖民統治的一套。這是一種自主的體現嗎？

另一種思路就是，因為我們其中一個參考的時間點是以往的殖民統治，因此我們現在就回到大陸，完全擁抱發展大計。這是否就是通過抵抗以前英國人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所引伸出來的自主呢？我一直覺得這兩種都不是真正要採取的方法。但是假若以上兩種都不是，那麼我們尋找、追溯自主的參考點又應該是在什麼地方呢？

雖然來回往返，話題好似有點走遠，但是要特地提到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歷史，其實就是想去思考這個問題。而為何要特地用歐洲歷史作參照，文章中大家有見到我用了大部份篇幅來討論盧卡奇、列寧等等的歷史，其實就是想指出一種意識。那種意識是什麼呢？

那必須先提到盧卡奇。盧卡奇作為列寧主義者，他有兩個重要觀點：其一是工人作為工人不必然與生俱來是有階級意識，這並非有收取工資的就必然有這一種意識。反之，工人階級意識通過鬥爭而被創造的。第二，革命條件的存在不在乎有幾多人對觀點表示支持。例如，並不是要五百萬香港人都對某一觀點表示支持，革命方能成功。對於盧卡奇，革命的觀點是需要被創造的。而且，眾所周知，俄國的革命過程也不是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發展至工人階級革命。而列寧其實就是做了這方面的跳躍，所以他的革命意志並不是建立於假設全俄國人都是工人，而這些工人又被資本家剝削得十分淒慘的主張上，亦不是要待至這一悲慘的境況真的實現，並且全民支持布爾什維克才發起革命。

我嘗試簡單地、抽離語境地指出這兩種意識是否現在我們可以拿來對應的回歸後的香港情境？陳雲想動員的那一種所謂 Real Politics，我有所保留。根據 HKAM 的總綱，要等到中國解體後，香港才有成為城邦並擁有自治的條件。換言之，直至中國實行解體以前，香港也未能自治，散播仇恨及構想他的區隔政策就是這過渡期的政治行動。

陳雲要達致的是還未有自由行的那種香港格局，而且這格局政治上的可能性只能在中國解體以後，香港亦只能乘這機會成為自治體。而這種自治體所以得以維持，按他的說法主要依靠香港的金融地位，作為內地人的財富代理人，以之要脅中共政府不去干預香港的內政。在陳雲的角度，只有這種關係才能保持香港的自治，依我所見，這就是等待。在各式喧鬧的網上討論、人身攻擊的煙幕中，我倒覺得陳雲所描述、所夢想的狀態是一

種靜態。我甚至覺得他所提出的政治根本不是政治，因為政治必然是動態。為什麼說這是靜態？因為在他的理論中，只有在香港出生及土生土長的才是香港人，其他人統統不是。他的本土與非本土的準則是生物性甚至機械性的。他並沒有想過創造，或突破現時或是懷舊或是擁抱大陸的一種香港人身份。正正在於陳雲的這種主張下，一些對政治的假設，讓我想到了，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一些對政治的思考資源是否可以被套用在當今語境上以作參考？

以上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將簡略說明。我在尋找及整理二十世紀初一些背景或歷史的資料時，我當然意識到在使用這些資料時，有某些限制直接並置左派政治與解殖及本土政治。在決定這樣做之前，其實我是有猶豫過的。為什麼呢？譬如列寧的說法是要把封建政權革掉，或是一個國際性的革命。但是，當回到香港語境，當我們談及解殖，不論是革命也好，解放也好，目標或終點是什麼呢？這一點我到現在還是沒有定論。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回到起點上思考。譬如用我文章的例子，香港的金融系統是否可以成為我們的反省對象？我們的反省對象是否包括我們香港那好有效、好公平、並能生產好多財富的金融系統？這一套成功的金融系統似乎成就了我們香港人很自豪的一部份，但亦為我們打開了不歸路。

其實我的文章並沒有去想過「怎麼辦」的問題，因為我實在沒有能力思考這一問題。但是，我覺得我們在思考「怎麼辦」之前，我們應該由哪一點開始想起呢？似乎從天星皇

后至今，可能是我們的文章流通量太低，或我們所寫的文章太迂迴，我們至今也未能對思考起點的定位能作出一個良好溝通，所以才引發香港在討論本土是什麼時，跳過歷史的思考，旋即進入是向香港效忠或是向內地效忠的二元選擇上。跳過對定位的討論，卻成為我們可以不假思索或不用思考就可以對問題靠邊的原因。這全是因為我們的討論中缺乏了某些相當重要的部份。因此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作一點點說明，特意引用一些「較遠」的歷史，目的是想提出這個歷史部份的重要性。

另外我再回應一下 Real Politics，實際的政治效果問題。首先回到現實生活的議題上，正如最近統計曾提過，香港現有十七萬的香港市民都是住在棺材房的。我一直都在想有關自治、城邦等問題，所以當我見到這件新聞，第一件聯想到的事就是，城邦論到底會怎樣回應這件事？城邦論當然是歸咎內地人到香港把樓價都炒高了，所以一定都是內地人不對。

但是之後我就在想，如果跟香港人說，不要再把樓價都炒高了，到底又有多少香港人願意接受？假若我們真的有能力把所有內地人都趕走了，香港內部難道沒有「趁低吸納」的能力麼？依我一直認識的香港人，不論是買樓保值又好、炒樓也好，現在所生成的負面情緒都是源於馬老闆所提到的龐然大物的到來。其實香港的制度一直以來都未變，只是現在的參與者多了，及這些新來的對手不論資本能力都更勝一籌。若以陳雲式的城邦自治論來定位本土結論，可能只是簡單地把問題一直推延。的確我們是可以把敵人定性

為內地人，但是這些都不是問題的核心，問題的本身應是在內地人「入侵」香港以前已經存在。當然，香港可能有不少人都好享受這些說法，多於把這些說法視為問題。可能我的回應對他們而言又有點太「左膠」，但是我覺得「解殖」本身更涉及好多其他不同方面的問題。